南宋布衣◎著

激情讲述大宋权力场的勾心斗角

宋朝往事

#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巅峰对决

迄今为止最具阅读快感的正说宋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第一章　天裂 ..... 1
天快塌下来了 ..... 1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 4
隐　忧 ..... 7
第二章　穷变 ..... 9
日子过不下去了 ..... 9
影响历史进程的奏疏 ..... 11
混在大宋官场 ..... 14
天下财富 ..... 17
站着还是坐着 ..... 19
非暴力不合作 ..... 23
他们来了 ..... 26
第三章　人事 ..... 29
世上没有无懈可击的东西 ..... 29
打破僵局只需要一根手指头 ..... 32
政敌遍天下 ..... 34
司马光出招 ..... 39
谁让你生在大宋呢 ..... 47
暴风雨来自内部 ..... 52
《青苗法》有没有问题 ..... 56
别惹我，我狠着呢 ..... 60
第四章　僵局 ..... 64
站在历史的僵局里 ..... 64
神宗的惆怅 ..... 66
变法就是杀人 ..... 68
改革是需要买单的 ..... 74
把身家性命押上 ..... 77
王安石家的门被堵了 ..... 82

谁有价值就往谁身上黏 ..... 84
如果是皇上设套呢 ..... 86
第五章 江湖 ..... 89
早朝是江湖 ..... 89
王安石的一脸忧伤 ..... 94
司马光不肯写检讨书 ..... 99
第六章 王道 ..... 105
说一套，做一套 ..... 105
神宗的王道 ..... 109
江山到底姓什么 ..... 113
风云依旧在 ..... 116
小人不可以得罪 ..... 118
《保马法》出问题了 ..... 123
命运今天揭晓 ..... 126
土地与和平 ..... 130
曹老太后又生气了 ..... 136
第七章 天机 ..... 141
沈括的发现 ..... 141
天灾就是机会 ..... 143
乞 罢 ..... 157
吕惠卿的入局与出局 ..... 161
再战江湖 ..... 164
生前身后事 ..... 167
第八章 乱相 ..... 172
我的地盘我做主 ..... 172
最后的大佬 ..... 174
江湖有党争 ..... 175
元祐八年 ..... 180
哲宗想干什么 ..... 181

新时代有新气象 .....184
等待最后的接棒手 .....186
附录一：历史课本中的王安石变法 .....189
附录二：王安石变法主要人物恩怨及政治立场 .....193

# 第一章 天裂

## 天快塌下来了

天快塌下来了。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天是不可能真的塌下来的。之所以说“天快塌下来了”，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感觉。

宋真宗赵恒。

这是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闰九月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距离赵匡胤那顿著名的晚餐才过去 43 年时间，但是宋真宗赵恒却真切地感觉到——大宋的天他奶奶的快塌下来了。

因为契丹兵攻进来了。20 万契丹兵在传说中的“人中之狼”达览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大宋的土地上攻城略地，打得云雁守军一个个争当范跑跑。

真宗的脸便阴了下来。

不错，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变成范跑跑，但他不能。作为大宋王朝的第三代领导人，宋真宗赵恒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老爸——宋太宗赵光义，以及更加著名的伯父——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他必须对他们有所交代。

延和殿，这是个含义丰富的宫殿。当寇准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来到灯火通明的延和殿时，他并没有对“延和”两个字有所思考——尽管很多天以后，澶渊之盟以一种不太体面的形式呼应了延和殿的某种宿命。

与寇准差不多同时到的还有参谋总长陈尧叟等十几位高官。这是帝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夜半聚会，如果不是事情紧急，这些人不会在这样的时刻来到延和殿的。

坐在龙椅上一脸阴沉的真宗没好气地看着这些睡眼蒙眬的手下。他想知道，这样的一帮人是不是可以撑起帝国的明天？

但他们都默不做声。

因为有一个成语他们滚瓜烂熟。

沉默是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有一个成语他们烂熟滚瓜。

祸从口出。

真宗只得点名。

陈尧叟只得出列。不错，作为帝国的参谋总长，陈尧叟必须首先发言。

但他却无话可说。自从太祖赵匡胤以那顿著名的晚餐收回各路诸侯的兵权之后，大宋朝的战斗力就与日俱减了。原因还得归结到太祖那里。太祖不容易啊，黄袍加身，玩的就是空手道；杯酒释兵权，玩的也是空手道——但这是以一个国家的自戕为代价的。

太祖以降，为防灾荒地区的民变，无数在天灾人祸中失去土地的人儿都成了大宋的兵；为防士兵脱离军营后反叛，便把他们的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一入兵营深似海，一日为兵终身为兵。至真宗朝，军队虽然从开国时的 20 万禁军增加到 91 万禁军、36 万厢军，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他们不堪一击。

将是熊将，兵是羸兵，数量的增长非但不能引起质变，反而把一个国家的 GDP 给拖垮了。大宋兵营，很多老兵甚至老得走不动路了，却还在保家卫国，还在吃皇粮——一个 GDP 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国度就这样被生生吃穷了，战斗力却虚弱得可以。

所以参谋总长陈尧叟只能打上一个非常沧桑的哈哈：契丹兵嘛，在草原上打打仗还可以，一过黄河，怎么可能成为我大宋铁军的对手？所以皇上放心，契丹兵不足虑，不足虑啊……

真宗依旧阴着脸。

很显然，他不放心。

曾经，他的父亲太宗北伐，结果却在高梁河一带被契丹兵打得差点回不了家。他不想成为太宗第二。

寇准也不想坐以待毙。作为三朝元老，大宋朝的首席战舰，寇准心中只有一个“杀”字。

事实上，不杀是不行了。现在是九月，黄河还可以说是天险，但是再过两个月，黄河将不再是宋军的天险。

而是他们的天敌。

因为到那时，黄河将结冰上冻，踩在 20 万契丹兵脚下的，将是一片冰冻大草原。20 万契丹铁骑一过黄河，谁都不能保证首都开封会安然无恙。

王钦若自然也不敢保证。

这个官历三朝，曾前后三次为宰相（包括一次为副宰相）的人脖子上长有一肉瘤，被时人称为“瘿相”。不过，“瘿相”王钦若自认为另有办法可以保证真宗的安全。

还有他自己的安全。

王钦若哭着对真宗说：迁都吧，皇上，迁到金陵去。现在还来得及，还有两个月时间……

王钦若此言一出，延和殿万籁俱寂。

真宗不说话。

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于是人人沉默是金。

其实，真宗不说话并不代表他沉默，只表明他在思考。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以沉默掩饰思考，真宗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的思考没有结果。因为要做一个逃跑型皇帝，真宗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要命的问题还在于：跑，就能跑出帝国的艳阳天吗？

真宗不置可否。

他之所以不置可否而不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王钦若的右倾逃跑主义是想再看一看。

看一看帝国的官场人心，看一看同志们是不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答案却是——

不。

#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这个人间真理不仅现在管用，公元 1004 年也管用。

寇准就恶狠狠地站在了王钦若的对立面。

在这个人人争当范跑跑的时代，寇准的座右铭是：男人，就给我挺住！

他蔑视王钦若脖子上的肉瘤，觉得他到底不男人。

王钦若也蔑视，他蔑视寇准的座右铭。不错，男人关键时刻是要挺住，但男人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做到能屈能伸。一个只逞匹夫之勇的男人不是真男人。王钦若顶着脖子上那颗沉甸甸的肉瘤，向寇准摊出了一双形迹可疑的肉手：给我兵，给我兵，要打仗，没有精兵强将，一切都是瞎扯。

这个有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江西人在延和殿上将寇准顶得一愣一愣的。

不错，大宋朝是有兵，但这些兵上得了马，挽得了弓吗？还有一点，在文官遍地的朝堂，究竟有谁可以出来领兵厮杀呢？

寇准不知道。

真宗也不知道。

这无疑是一个王朝的迷惘。突然之间，真宗的偏头痛发作了。因为，在这人人自危的延和殿，他感受到了深刻的——孤独。

真宗的孤独感之所以深刻，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原因。

这仗打不得啊。打仗就要调兵，就要把南方兵往北方调，这样一来，后方势必空虚。这是可怕的空虚，因为南唐、后周、北汉那些旧臣还在，他们会不会心动然后行动呢？西夏的老李家，会不会也瞄上这难得的空虚有所作为？

不可不防，不可不防啊……在一阵偏头痛中，真宗体味着国事的艰难，以及作为一个帝王的首鼠两端。

王钦若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上，王钦若以为，作为一个能臣，最重要的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

在皇上想说却说不出口的时候，替他说出来。

的确，没有一个皇帝天生爱做一个逃跑型的皇帝，但国事已至于此，不跑是不行的。

所以跑不跑是胆子问题，怎么跑是技巧问题。王钦若苦口婆心地劝告同志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要看到敌人的长处，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敌人的长处是什么，是一马平川，是快马加鞭，离开了大草原，他们什么都不是；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是地大物博，在南方，有大江大河，有高山峻岭，有契丹骑兵无法穿越的地理优势。因此，可以空间换时间嘛，诱敌深入才能关门打狗……

王钦若滔滔不绝，一时间成了军事理论家。

很多人的眼神由此开始迷离——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

不过，寇准的眼神不迷离。

因为他知道一个成语：万变不离其宗。王钦若说一千道一万，到底离不开他早已设定的伏笔——

迁都。

果然，王在绕了一大圈子之后，重新回到了他的伏笔。开封的问题不是怎么守的问题，它压根就无险可守。当年太祖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地方呢？原因只有一个，这里有条通济渠，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以满足京畿所需。但是现如今，开封有生死存亡之忧啊。同志们，千万不可逞匹夫之勇，拿圣上的安危开玩笑！这玩笑，是某些自以为是的人能开的吗？！

王钦若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寇准。

寇准明白，王钦若他奶奶的这叫狗仗人势。拿皇上来压我？门都没有！

的确，寇准是不怕真宗的。

何止是真宗，寇准连真宗他爸——太宗也不怕。

因为他不是别人，他是寇准。

很久很久以前，当寇准还只是一个员外郎时，他就敢对太宗拉拉扯扯。理由是他反对太宗的意见，情急之下竟在大庭广众面前拉着太宗的衣袖不让其离去。太宗只得准了寇准所请。事后太宗自我解嘲说，寇准这个人，有点像魏徵。唐太宗能容魏徵，我就不能容寇准？！

这个自我解嘲，很有些苦涩的味道。

真宗时代来临时，寇准依旧白眼向天，真宗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起来，在真宗做皇帝这件事上，寇准还是有功于他的。因为真宗不是太宗的长子，是其第三子。在太宗即将停止呼吸之前，是寇准推荐了他，让他日后坐上了龙椅。

所以，一般的小事情，真宗不会与他计较。

但是迁都是小事情吗？

不，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仅真宗要计较，寇准也要计较。

两人为此针锋相对。

不过，他们针锋相对的局面被一个人打破了。

陈尧叟。

陈尧叟聪明，和王钦若一样聪明，窥破了真宗隐秘的心思。王钦若话音刚落，陈尧叟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成都。

陈尧叟认为，帝国要迁都，成都是首选。天府之国那叫名不虚传，而金陵自古无王气，怎么可以去那里找死？于是一个问题开始正儿八经地形成：成都与金陵，到底哪一个更合适做新帝都？王钦若和陈尧叟两人在那里讨论得不亦乐乎，就差做城建规划了。

寇准就是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情境下爆发的——

都忘了吗，你们？大宋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这才多少年啊？啊？！从北方打到南方，多少王大人推崇的天险被夷为平地？多少南越小国的国君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你们……你们怎么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皇上南迁之后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人头落地？

王钦若和陈尧叟的脸“刷”地白了。

不是为自己白，而是为寇准白。

因为四个字。寇准说的最后四个字——人头落地。他这是诅咒皇上！当今皇上，是你寇准可以随便诅咒的吗？别说现在还没迁都，即便真迁都了，寇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这四个字吗？

但是，真宗的脸没有白。

他的眼睛红了。

充血的缘故。

在长时间凝视寇准之后，真宗的眼睛像是得了红眼病一般，红得可怕。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向不轻易发作的真宗要发作了。

目标是寇准。

## 隐忧

真宗果然发作了。

但是，目标不是寇准，而是王钦若和陈尧叟。

真宗指着他们结结巴巴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误国！误朕！误天下！然后他从龙椅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说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

为了打败契丹，我，我要亲征！

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可以避免在某些诡异的场合说出一些豪情万丈的话来。

这种感觉，应该比较爽。

不过，延和殿内，却没有一个人知道真宗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像没有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心的活动方向。

更何况是真宗皇帝。

真宗的心准确地说不是一般人的心，是圣心。而圣心总是难测，就像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男人，转眼间就从一个机会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中间甚至缺乏必要的过渡。

这让王钦若和陈尧叟不得不失望。他们就像两个气喘吁吁的跟跑者，虽然一路紧追，却还是被真宗甩得远远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由此走入了一个沧桑的地名——澶州。真宗在同志们的鼓动下甚至亲自到黄河北岸督战。在那儿，他见到了1004年的冬天。

1004年的冬天不太冷。大宋的部队在与契丹兵的PK中取得了较大的胜算。但是“澶渊之盟”却在此时悄悄签订。没有人知道真宗心里的真实想法。他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又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中间同样缺乏必要的过渡。

几乎可以取胜的大宋帝国在“澶渊之盟”中以今后每年向辽提供绢20万匹，钱10万两＊换得了后者的退兵承诺。在这场和议中，真宗对谈判官给出的底线是：钱可给，物可给，大宋的面子不可给。因此在和约当中务必不能出现“贡”字和“纳”字。

不错，是向辽提供绢20万匹，钱10万两，但是这“提供”得有个说法。如果合同上出现“贡”字，那么大宋帝国将成为辽的属国；如果合同上出现“纳”字，那么大宋帝国将成为辽的一部分——只有投降者才纳啊！

最后用了个“赠”字。大宋帝国今后每年向辽赠绢20万匹，钱10万两，以换取两国和平相处，世代友好。

契丹兵北归。

一个帝国的燃眉之急就这样转化为绵绵不绝的隐忧。没有人知道，它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

# 第二章 穷变

## 日子过不下去了

60 多年时间过去了。

那是 1067 年。

1067 年的天还是大宋的天。

尽管真宗早已死翘翘，但皇位总有后来人。这一次坐在上面的那个人是——

神宗。

神宗只有 20 岁。20 岁的年轻人总是渴望建功立业。依他看来，遥远的澶州之战是祖先的屈辱。他遐想自己要是真宗的话，一定会战无不胜，到时候辽将成为大宋帝国的属国，甚至是大宋帝国的一部分；如果未来的和约上要给“提供”一个说法的话，神宗将毫不犹豫选择那个“纳”字。

辽纳宋而不是宋纳辽。

这是一个年轻王者的豪迈。但是曹太后却忧心忡忡于他的豪迈。在神宗穿上他酷毙帅呆型战服躲在王宫里意淫时，曹太后的眼神散了——她说不出话来。

宰相富弼还能说出话来。

宰相富弼的语气听上去老气横秋。他是这样说的：陛下刚登基，应布德行惠，臣愿国家二十年不动干戈。

神宗黯然脱下他酷毙帅呆型战服，重新穿起龙袍。

穿起龙袍事更多。这一年的春天，神宗突然发现，他的面子没了。

原因是国库里拿不出钱来给同志们发点红包。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在一年一度的春季祭天大典上，神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宣布散会，可同志们却一个个不肯离去。他们都在等待——红包。

不错，官员也是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在来年的开春，总希望得到皇上的奖赏，以鼓足干劲，再创辉煌。

神宗却无法奖赏他们——不是他小气，是国库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了。面对众官员失望、幽怨、迷惘等众多负面情绪交集的眼神，神宗

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万能的，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

哪怕你贵为帝王。

说到底，帝王的面子也是靠钱堆出来的。没钱，他奶奶的谁为你卖命啊！？

那么，帝国的钱到哪里去了呢？财政部的报告显示，一部分是发工资发掉了，一大半是发军饷发掉了。帝国公务员多啊，多到什么程度呢？真宗时在编的官员有 1 万多名，到他神宗朝时超过 25000 名，差不多翻了一番。此外还有二三十万不在编的吏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财政饭的确吃死人，因为那是实打实要付出真金白银的。财政部的报告明确显示，上一年度帝国为此支出的俸禄是 1200 万缗。

支出的军饷更是骇人听闻。上一年度帝国为此支出的军饷是 4800 万缗，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强。军费开支如此之猛，原因也在于兵多，帝国禁军人数已从真宗时的 91 万猛增到当下的 140 万——再大的金山银山，在这个数字前也会被搬空吧。

所以，神宗的面子只能被牺牲了。

并且，神宗的面子被牺牲不只发不出红包这一点，还包括祖宗留给他的屈辱。帝国 1042 年开始每年向辽“纳”绢 30 万匹，钱 20 万两；1044 年后每年向西夏赠绢 15.3 万匹，银 7.2 万两，茶 3 万斤。这些支出虽然不多，却都要从牙缝里挤，为此，神宗的牙缝间总有灌冷风的感觉。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帝国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神宗几乎可以肯定，自己将是大宋的末代皇帝。

这他奶奶的不是闹着玩的。

## 影响历史进程的奏疏

这样的时刻，一个叫王安石的人注定要浮出水面。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的冬天，时任帝国提点江东刑狱（相当于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任满返京述职的王安石就试图浮出水面。他给当时的仁宗皇帝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告诉后者该改革了，这世道不改革是不行了。如果抓住机遇及时改革，帝国的明天还有饭吃，要不然，真会饿死人。

仁宗把这封信扔到了一边。

因为有两个字他看不懂。

改革。

什么叫改革？那不是革祖宗成法吗，跟谁过不去也不能和祖宗过不去啊。

王安石随后当了几年部委级高官，1063 年回江宁守孝，接着奉刚即位的神宗“三使往聘”，做了江宁地区的行政长官。1068 年 4 月＊，48 岁的他突然得到神宗的邀请，请他回京共商国是。

神宗之所以向这个从未谋面的中年男人发出邀请，是因为一封奏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不错，这封奏疏仁宗当时是把它扔到了一边，但并没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它被某个兢兢业业的皇家秘书给存档了，以致于十年之后，神宗的视线还有机会落在锁在深宫内、布满灰尘却注定要影响历史进程的这封奏疏上。

他如获至宝。

帝国的命运有时候就寄托在一些薄纸上，这是年轻皇帝神宗在看完这封奏疏后的一个判断。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改革的认识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在此之后，神宗认为自己将成为帝国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力量。

只有改革才能救大宋，只有改革才能让他重新找回皇家的面子。神宗发现，自己是如此迫切地需要这个男人，比需要一个美女还需要这个叫王安石的男人。

王安石伸出了一只手，然后稳、准、狠地伸向自己怀里。

三秒钟之后，他抓出了一只会动的小动物。

虱子。

王安石再次伸出一只手，然后稳、准、狠地伸向自己怀里。

三秒钟之后，他抓出了一个不会动的小物什。

泥团。

那是他从自己身上搓下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天洗澡，为的是行走人间时留下香风阵阵；王安石基本上是天天不洗澡，为的是腾出时间思考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在江宁的每一天，他都是这么过来的。回到开封，他打算继续这么过下去。

但是有一个人皱起了眉头。

不是他老婆。他老婆已经习惯了他的卫生状况，虽偶有抱怨，却还打算跟他继续把日子过下去。

的确，爱一个人有时候爱的不是对方的身体，而是对方的心灵或者说头脑。

王安石老婆就非常非常爱王安石的头脑。这颗头脑，志存高远啊。

皱眉头的那个人叫苏洵，这位“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是苏东坡他爹。

苏洵一般不轻易皱眉头的，因为他比较的德高望重。但是面对王安石，面对王安石身上飘过来的阵阵异味，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皱起了眉头。

非但皱起了眉头，他还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名垂千古的文章。

《辨奸论》。

苏洵在《辨奸论》里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人就要洗脸换衣服，可有些同志，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做不到，蓬头垢面却侃侃而谈道德文章。他是在装酷吗？不，不仅仅是在装酷，他的心里还隐藏着大奸大恶。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将会危害国家，不可不察，不可不防啊……

事实上，除了德高望重的苏洵在皱起眉头大声疾呼外，在此前，另一个更高级别的人物也皱起了眉头。

他就是大宋朝的第四任皇帝，一度决定王安石命运的仁宗。

早在王安石向他上万言书之前，仁宗对这个人还是不反感的。

非但不反感，甚至还有一些好感。

原因就在于，仁宗有一雅好，喜欢和文人呆在一起。

尤其喜欢和著名文人呆在一起。仁宗统治帝国 42 年，多少著名文人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变得越来越著名啊。所以有时候，仁宗觉得他和这些文曲星的关系很像水和鱼的关系。他是水，文曲星们是鱼，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文曲星们大多很识趣。因为有一个真理他们是清楚的：再大的鱼也离不开水。

只有王安石例外。

王安石不识趣。

那是在仁宗皇帝传说中硕大无朋的后花园内，王安石和文曲星官员们奉旨做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人拿皇上赏赐的鱼钩和鱼饵，到御池中去钓鱼，谁钓上来的就归谁，并由御厨按各人口味负责制作成相关美食，以供品尝。

这真是个令人兴致勃勃的游戏。很快，每个人都吃到了自己喜爱的美食。

包括王安石。

只不过，王安石嘴里的美食比较另类。是一颗颗球状鱼饵。

因为，他根本就没去钓鱼，而是若有所思地坐在一张石桌前，心不在焉地吃着摆在他面前的那些分配给他的鱼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